



07135

讀書記卷之十一

光緒戊寅歲

吳興丁氏刊

安定言行錄卷上

安定言行錄序

汪藻撰



自孔子沒諸儒以學名家固無世無人而其間必有卓然名世者德與言稱當時師之後世尊之以漢四百年所得者揚雄以唐三百年所得者韓愈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區區訓詁之文學者疑焉此二子所以歸然獨爲後世宗也宋興八十餘年至慶厯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矣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乎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于時蓋數十年未已也熙甯以來學者非王氏不宗而先生之學不絕如綫矣然識者知其必興逮今天子一新斯文力去黨錮之弊訪先生之後得其孫滌而官之繇是先生之學復振耀流通人人讀先生之書如慶厯皇祐時先生雖嘗再致京師爲太學官侍講天章閣而教授吳興爲最久其建太學京師也又嘗下吳興取先生之法爲法則吳興者先生之洙泗也紹興八年錢塘關注子東主吳興學而先生之孫滌在焉相與哀先生遺書將以布之天下尉學者之思得先生易書

若干篇中庸義若干篇既藏之學宮矣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言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然子東所以求先生之書者豈徒爲循誦習傳而已哉將以美風俗新人材于是乎在可謂知先生所以望後世之意者矣紹興十年七月汪藻

序

傳誌第一

宋史儒林傳

安定言行錄上 二月河精舍叢鈔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使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

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旣卒詔賻其家

安定言行錄上

三月河精舍叢鈔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蔡襄撰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尙書其孫韜因亂留蜀爲僞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爲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修已卒葬海陵司寇生甯海軍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頗意經學兼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義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試祕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陝西帥辟以爲丹州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遼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

甯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
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驛召會祕閣議樂除
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
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
官政從其子志康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
終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
何山之原母隨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
子三人志康進士及第志甯志正皆力學長女婚大理寺
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尙幼孫守約君孤進所立

安定言行錄上

四月河精舍叢鈔

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
祖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
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幾
報罷及會祕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用上黨黍列爲九等
象其中者爲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徹前
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
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難能
也先有議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
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
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

布之天下蓋精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剝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諱忌爲避旣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畱者累日公卿祖送

安定言行錄上

五月河精舍叢鈔

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障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旣觀君之所爲不以異己又翕然稱之君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歿所著資聖集十五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胡安定先生墓表

歐陽修撰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京兆人後爲泰州海陵縣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

安定言行錄上

六月河精舍叢鈔

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雷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數以疾免旣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

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己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云六年八月三日述

蘇州府志名宦傳

▲安定言行錄上

七月河精舍叢鈔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景祐初范仲淹知蘇州奏請立學延瑗爲教授瑗以經術首居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其後登科名者甚衆瑗常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教授蘇湖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誼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從游者郡人滕甫范純仁錢藻皆知名當世云

湖州府志名宦傳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景祐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

白衣對崇政殿授祕書省校書郎以保甯軍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時方尙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瑗教人有法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常數百人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尙行實各以其經轉相傳授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有司請下湖州取胡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歷天章閣侍講遷大理寺丞以太常博士致仕卒諡文昭子志康

嘉定十一年正月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諡曰文昭

周必大玉

牒初草

紹興八年三月錄胡瑗後

劉時舉續通鑑

宏治元年學士程敏政考正祀典疏曰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

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云宜建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
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
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况宋端平二年議增
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與學者死
則爲樂祖祭於瞽宗若通文中子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
得加封爵使與衡許魯得並列於學宮最得禮意
許正綬曰篁墩此疏在宏治元年至嘉靖九年舉行或
謂宋端平中從祀者殆未之考也

規範第二

安定言行錄上

九月河精舍叢鈔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
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

湖中不復展讀曾孫
滌記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
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

利有功程氏
遺書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

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曾孫
滌記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第熙
寧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

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
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
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
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蕩
臣師璩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
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
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
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
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
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致於民者迨數十
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
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李薦書

安定言行錄上

十月河精舍叢鈔

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
卽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
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
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晉孫滌記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
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
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

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
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
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
旨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
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
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
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選成武學規矩一卷進

呈時議難之

呂厚明記

時方尙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
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
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

安定言行錄上

十月河精舍叢鈔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
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誥誥弟
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

榱家塾記

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
人物故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
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
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俾
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往胡之徒也

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儼宕所齋千金仍病甚瘠客於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攜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

安定言行錄上

五月河精舍叢鈔

勉事業其人穎脫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鷹記

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

甯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

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之不若

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看孫滌記○以上朱子名臣言行錄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彝以論治

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彝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

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

能治彝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

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會敏行獨醒雜志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己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其自受教於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

心獨醒
雜志

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客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爲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游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

安定言行錄上

三月河情舍叢鈔

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不可不見之哉

王銍
默記

滕公嘗語人胡先生有人偷鑿在太學如竇卞汪輔之一時學者數百人相隨每於衆中嘗稱譽安燾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須貴人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

至觀文殿學士以終

王銍
默記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干

餘士日講易子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情之
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普相
藝祖日上合擇一諫臣中令具名以聞上卻之弗用異日
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卻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
地中令輒歸它日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
大悟卒用其人

王得臣
塵史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合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某
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習爲當
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
降之節藹然如素宦於朝者衆乃服之

施彥執北
窗炙輟錄

安定言行錄上

古月河精舍叢鈔

孫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

諸生過之

宋史孫
復傳

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材招陳君舉來學中

張
軾

荅薛士
龍書

慶歷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
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郎簡范說張維劉維慶
周守中吳炎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

圖經及安定言行錄

齊東
野語

胡先生明體用之學用范文正薦白衣召對教授湖學又
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

及既教授猶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已立人之

難如此

黃氏日鈔

議樂第三

仁宗景祐二年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

是蘇州范仲淹言胡瑗通知古樂詔遣詣闕

宋史樂志

景祐三年七月詔翰林學士丁度等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

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法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 十月

丁度等言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
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

安定言行錄上

五月河精舍叢鈔

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爲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倫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脩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

周禮度量法其說疎舛不可依用

宋史樂志

皇祐二年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尤是親闕大樂而言者以為鑄鐘特磬大小與古制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李壽通鑑長編

皇祐三年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之四年殿中丞胡瑗落致仕為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同議大樂

通鑑長編

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

安定言行錄上

六月河精舍叢鈔

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

參定之

通鑑長編

皇祐四年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召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宋史樂志通鑑長編

皇祐五年奏上新樂圖記序云皇上睿敏聰明自天所稟精志典學而大曉雅音景祐中親製樂章乾安等十曲播

於樂府用於郊廟皇祐二年秋九月大饗明堂複製樂章
成安等十有四曲先詔太常調習鐘律奏御日上謂侍臣
曰鐘磬特磬未協音律宜改制之尋勅太常禮樂官及脩
制官臣保信臣逸臣昭序及驛召致仕官臣瑗同依詳經
典歷代制度用上黨柅黍制成律呂度量等法物臣等度
奉聖語同詳議脩制官二十餘員論議二年議定然後聞
奏聞奏然後脩制以成聖朝一代之樂制兼詳考太常寺
舊鐘不合古制者凡有三謹具於左

影宋鈔本

皇祐中再定雅樂胡瑗鑄十二鐘大小輕重如一其狀類
鐸爲大環鑄盤龍蹲熊辟邪其上謂之旋蠡而平繫之故

安定言行錄上

七月河精舍叢鈔

其聲鬱而不發

東齋紀事

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
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
心腹之疾其後果不豫

宋史劉義叟傳

皇祐四年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
觀新樂並新作晉鼓及以瑗爲大理寺丞逸復尙書屯田
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爲
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
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
繫冊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

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磬太常
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校減銅齊而磬稍清
歌乃協然昭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

宋史
樂志

元豐三年五月詔祕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
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
且請爲景祐故事擇人脩製大樂詔可劉几等又以太常
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
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
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

安定言行錄上

六月河精舍叢鈔

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
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篴笛率從新制
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
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癯老而優
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爲程度以將習焉初皇祐中益州進
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爲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歷志范
鎮以其說爲然請依法作爲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
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爲非
詔鎮與几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
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

大抵卽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
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罇鐘皆有
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
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
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
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
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
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
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罇鐘可以成一

代大典

宋史
樂志

安定言行錄上

九月河精舍叢鈔

安定言行錄卷上終

安定言行錄卷下

弟子第四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

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
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
後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
學職頤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
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
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史道學傳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先生學有名吳中第
進士甲科

宋史本傳

先生卒凶訃至京公輔與太學生徒百餘
人詣與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

安定言行錄下

二月河精舍叢鈔

此事

江隣幾雜志

范純佑字天成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尙節行方十
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
聘胡先生爲師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
之時純佑尙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
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

范天成公家傳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也文正門下賢士如胡先生

純仁從之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

色純仁性夷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

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

范忠宣公家傳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

宋史本傳

從胡先生游門弟子以千數別

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推服

書錄解題

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

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定則以所聞於胡先生者斷之

孫覺春秋

經解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胸山合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曰治築熙甯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

安定言行錄下

三月河精舍叢鈔

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

口彝請但啟楊橋斗門水卽退

宋史本傳

周之道字覺民湖州長興人少刻意於學年十三以文謁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畱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知江甯縣跡訟如流庭無畱事田苦下潦與江通築圩數千丈民賴其穫擢刑部侍郎日閱具獄數百紙無倦色至死生疑似之際必反復加意不啻如利害關身者以此全活者不可

勝數

汪藻浮溪集周公墓志

王固義烏人受業胡先生登皇祐五年進士官恩陽令有

治蹟

金華賢達傳

厥後累世皆顯門爲儒淵源之傳俱有所本

周穎字伯堅開化人受業胡先生以行義稱與趙抃游抃為諫官穎嘗移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強人主無以私喜怒壞公朝士大夫抃以書進仁宗欲用之熙寧詔舉有學術者郡守以穎薦賜進士第授校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因高誦曰市易

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有文集行世云治衢州府志

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宋史本傳慶歷六年進

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舜俞居湖秀境上

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書錄解題為高弟以名稱於輩流間已而

自立卓然可謂不負所學矣蔣之奇陳都官集序

莫君陳字和中湖州歸安人從安定先生學登嘉祐二年

第熙寧中新置大法科首中其選御家嚴肅如官府東坡

有西湖跳珠軒詩贈莫同年即君陳也談鑰吳興志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宋史本傳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

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積思六經而喜為文詞老而

不衰積自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

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了翁

嘗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積曰有之問先生之

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

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

安定言行錄下

四月河精舍叢鈔

子暮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趙善璪自警編○周輝清波雜志云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亦載在哲宗實錄乃元豐八年事也豈警後學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得而書焉

吳孜會稽人嘗從胡安定學名馳於嘉祐治平間會郡謀

建學卽捨宅爲基今學有祠堂存焉初學成太守張伯玉

至以便服坐堂上孜鳴鼓行學規伯玉欣然受其罰會稽續志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科

爲國子監直講宋史本傳安定從游二千人其高弟則顧臨滕

甫輩黃氏日鈔

安定言行錄下

五月河精舍叢鈔

滕元發初名甫東陽人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文正爲

鄉郡安定胡先生居於郡學元發來從學門人以千數第

其文常爲首舉進士通判湖州孫沔守錢塘一見曰後當

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厯知湖州鄆州除龍圖閣學

士元發慷慨豪邁不拘小節近世名將無及者中吳紀聞參吳郡志

錢藻字醇老舉進士又中制科爲人清謹寡過居守繩墨

爲治簡靜立朝無矯亢之節亦不爲雷同勢利淡如也人

稱其長者英宗時爲祕書校理上書請太后還政厯遷翰

林侍讀學士東都事畧藻與滕元發俱受學於安定胡先生藻

由和州遷蘇州府志盧熊蘇州府志

倪天隱桐廬人博學工文嘉祐中縣尉江賢建講堂於先

聖殿後延天隱主之士風丕振嚴州府志胡先生撰易傳甚詳

卽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云晁公武讀書志

胡稷言字正思長洲人嘗獻時議於范仲淹復從胡先生

學以特奏補官歷山陰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遂致仕所

居五柳園松窗蓬戶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循

古法詩文簡古有如村冗中吳紀聞參吳郡志及盧熊蘇州府志

汪澥字仲容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熙甯太學成分錄學

正登進士第澥自布衣錄天子學爲司業祭酒迄於司成

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宋史本傳

安定言行錄下

六月河精舍叢鈔

凌浩字真翁無錫人與同邑陳敏受業於胡安定之門以

經術知名治平二年甲科令蓬萊武涉召拜太學博士推

安定之學以誨多士學者翕然師尊之萬姓統譜

張巨字微之武進人擢嘉祐二年第舉明經少從安定先

生游居鄉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隲爲四友以薦充國子監

直講新經行與同職數人相繼引去時論高之著文集四

十卷易解十卷咸淳昆陵志

呂希哲字原明壽州人少從胡先生學以蔭入官詔以爲

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正心誠意爲本晚年名益重

遠近皆師尊之宋史本傳

杜汝霖字仁翁金華蘭谿人從安定先生學傳至曾孫博學能文人稱爲金華五高

金華賢達傳

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從安定胡先生學俱有盛名時稱二管師復長於詩隱居不仕仁宗召至問曰卿詩所得

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賜爵不受

嘉靖浙江通志

放歸故里人稱之曰臥雲子著有白雲集行世

管師常龍泉人熙寧間舉逸民召試進士第授校書郎知

江陵府監利縣事時天下方以苗役新書爲政州縣上下

咸趣辦師常獨置得失與察訪使抗論可否初居白雲巖

自號白雲翁有集行世

龍泉縣志

安定言行錄下

七月河精舍叢鈔

歐陽發字伯和廬陵人脩子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

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以父恩補

將作監主簿累遷殿中丞

宋史附歐陽脩傳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哲

宗卽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

苗等法光庭始學於胡先生先生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

信故終身行之

宋史本傳

苗授字受之潞州人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選事持議

不苟合以保康節度知潞州卒諡莊敏

宋史本傳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

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
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晚年教授學者灑掃應對格物致
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

宋史隱
逸傳

陳敏字伯脩無錫人登崇甯三年第少孤力學安定先生
一見奇之曰此錫山之英也年十一廬親墓有芝產於家

複葉並蒂色紫而澤人謂陳氏之祥

咸淳吳
陵志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力學有志氣少從安定胡先生受易
旨入太學中元豐五年進士第出仕恪守官箴濟以廉謹
當路才之元符上書言事切中時弊用事者方主黨禁錮
賢士大夫籍升名於初等自是沈於選調建炎初黨禁解
將召用之而山林之志已不可奪矣升自奉簡薄而勇於
急人睦親卹孤平糶振乏鄉人敬之至今猶諱升斗之字

曰方斗云

寶慶四
明志

陳貽範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嘗游胡安定之門

歷宗正丞通判處州民懷其德著有慶善堂集

嘉定赤
城志

羅適字正之甯海人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先生
之教登治平進士知江都遷推官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
北路適學術有本通世務風節凜然有國士之目著有易

解赤城集

赤城
志

單鏐字季隱其先金陵人少有志操從胡先生肄業頗見

推重長益遂於學著詩易春秋義解博覽諸家之說斷以
胷臆它經及子史皆手自鈔纂篇帙盈度筆札細楷幾若
摹印其爲文務辭達事舉不喜浮靡議論袞袞可聽尤能
言吳中水利性樂易有所感賦詩見意積數百篇年高益
健所得經傳新意編卷常以自隨援筆改竄其心思目力
非少年可及

慕容彥逢單
季隱墓誌銘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胡先生學操履嚴毅未嘗以辭色
假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嘗出正
義反覆辨難論者避之遂忤安石意出令平陽終殿中丞

兩浙名
賢錄

安定言行錄下

九月河精舍叢鈔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受業胡先生從游者甚衆後得官改
京秩貧不能給吟嘯自若門生故人多顯者未嘗少干

萬
歷

紹興
府志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

宋史
本傳

胡先生判國子監教育諸生皆

有法燾在席下苦癩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

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燾登科疾良愈

邵氏
聞見

前

錄胡先生每於衆中嘗譽燾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貴如

此數十次衆有不服者請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見爾安君

金玉色也金玉必須富貴者所用置之糞壤可乎人有瓦

礫色者至多若瓦礫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書而後知也

後安公三作執政初預政父母俱存官至觀文殿學士以

終王銍
默記

竇十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有詔嘉獎

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宋史本傳與汪輔之等從胡

先生學王銍
默記

王得臣字彥輔自號鳳臺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

司農少卿王明清揮塵錄胡先生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得臣

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情塵史

劉定國字平仲湖州長興人幼警敏讀書綴文不煩督厲

日開月益受詩書易於安定先生胡公初名傳既壯則有

安定言行錄下

十月河精舍叢鈔

安定國家之意出應進士科改今名元豐末以五試

禮部策於廷授某官調通州司戶參軍元祐五年七月卒

於官諫議大夫陳公瓘誌其墓毘陵集劉公神道碑

朱臨字正夫歸安人皇祐元年進士嘗從胡先生學胡先

生著春秋辨惟臨得之為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為纂

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

見無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為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

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蓋卓卓有所見如此及安定

歿以其學為鄉邦學者所宗儒風日盛仕至祕書丞有學

田記宣化院記傳於世談鑰吳興志參浦陽人物記

盧秉字仲甫德清人游安定先生之門國治湖州府志有雋譽中

進士甲科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沈州縣二十年人無知

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歷遷知渭州五路大出

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宋史本傳

游烈字晉光邵武人幼以孝節稱從胡瑗學官至職方員

外郎郡人知經學自烈始邵武府志

徐唐字守忠雷化人幼穎悟不事科舉業隱居鄉里後從

胡瑗講學上庠質疑問難諸生屈服歐陽脩薦於朝仁宗

召見講易嘉之賜銀絹汀州府志

潘及甫字憲臣厲志文行聞胡安定倡學於湖往從之安

安定言行錄

十一月河精舍叢鈔

定見其文喜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歷中

登進士縱揚志

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嘉祐四年進士宋史本傳與胡瑗游故

所學有根柢官太常時議典禮因革多所討論有無爲集

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

著述第五

周易口義十二卷明刻本存。案今本口義與鄭樵通志藝文畧所載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

端臨文獻通考俱作易傳十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

口義十三卷宋史藝文志作易解十二卷口義十卷繫辭

郡齋讀書志曰右皇朝胡瑗撰字翼之泰州人通經術

樂律教人有法在湖州從其學者常數百人成材而備朝廷器使者不可勝數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

書錄解題曰直講海陵胡瑗翼之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

朱子曰胡安定易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

安定言行錄下

五月河精舍叢鈔

趙汝楙曰易畫備於包犧辭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盡已發之顧乃災異於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於魏晉之交賴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其說究極指歸然後始復爲性命道德之言

胡一桂曰安定口義解中好處甚多

董真卿曰胡氏易傳十卷經二篇傳十篇上象一下象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又曰胡氏著周易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二

卷授其弟子記之大抵祖王弼

李振裕曰宋藝文志旣列胡瑗易解復列口義十卷繫

辭說卦二卷而揚州志亦仍其目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倪天隱述之以其非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諸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各從其所見無二書也

四庫全書總目宋倪天隱述其師胡瑗之說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歷太常博士致仕歸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天隱始末未詳葉祖洽作陳襄行狀稱襄有二妹一適進士倪天隱殆卽其人董莽嚴陵集載其桐廬縣令題名碑記一篇意其嘗官睦州也其說易以義理爲宗邵伯溫聞見前錄記程子

△安定言行錄下

五月河精舍叢鈔

與謝湜書言讀易當先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三原劉紹攷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於觀卦辭云子聞之胡翼之先生居上爲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子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如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遠考伊川年譜皇祐中游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卽延見處於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其說爲前人所未及今

校以程傳良然朱子語類亦稱胡安定易分曉正當則是書在宋時固以義理說易之宗已王得臣塵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干餘士日講易是書殆卽是時所說宋志載瑗易解十卷周易口義十卷朱彝尊經義考引李振裕之說云瑗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其門人倪天隱述之以非其師手著故名曰口義後世或稱口義或稱易解實無二書也其說雖古無明文然考晁公武讀書志有云胡安定易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其說與口義合又列於易傳條下亦不另出口義一條然則易解口義爲一書明矣宋志蓋誤分爲二也

安定言行錄下

古月河精舍叢鈔

謹案倪天隱桐廬人詳見弟子

尙書全解二十八卷

佚

宋史藝文志曰胡瑗撰

朱子曰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著蓋專破古說不似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

書

洪範口義二卷

存○照曠閣刻本○案宋史藝文志作一卷讀書志文獻通考作洪範解

讀書志曰右皇朝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詮次

首尾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
考注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尙可排纂成書
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
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
故以例推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
於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
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大典
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
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
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

△安定言行錄下

五月河精舍叢鈔

幾排之詳矣朱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
辯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
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矜奇如或天錫洪範
爲錫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
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
指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
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
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

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
字句析爲二卷

吉凶書儀二卷

佚

讀書志曰右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禮書疏儀式附之

續編到四庫闕書目

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存○照曠閣刻本

讀書志右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合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書錄解題屯田員外郎阮逸光祿寺丞胡瑗撰凡十二

安定言行錄下

六月河精舍叢鈔

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邱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頌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末本摹寫不少異

四庫全書總目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鍾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大歷二年吳壽民跋明萬歷三十

九年趙開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阮逸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至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畧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鍾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圍田算法計之黃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九方分別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反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侖龠斛算數權衡鍾聲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自相乖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權衡之法皆以

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兩卷攷定鍾磬晉鼓
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

春秋要義三十卷

佚

通志藝文畧曰胡瑗撰

金華府志朱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

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爲精

謹案金華志所謂辨要卽要義也當爲一書

春秋口義五卷

佚

宋史藝文志

書錄解題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

安定言行錄

下

六月河精舍叢鈔

湖學嘗續之不傳

中庸義一卷

佚

宋史藝文志曰盛喬纂集

晁說之曰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

溫公明道皆云然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書錄解題曰殿中丞致仕胡瑗翼之撰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書錄解題曰胡瑗撰

學政條約一卷

湖州府志曰胡瑗撰

武學規矩一卷

朱子名臣言行錄曰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畧曰
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
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註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
明經旨臣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
蒞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
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
人教習之則三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選成武學規
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安定言行錄

下

五

月河精舍叢鈔

資聖集十五卷

蔡忠惠公撰墓志

附錄

安定先生世系述一卷

讀書附志曰右胡瑗世系源委也瑗字翼之泰州如皋
人也瑗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
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自景祐明
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
見論學拜校書郎嘗爲湖州學官慶曆四年建太學於
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爲則召爲諸王

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爲光祿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已而又以病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卒年六十七世系乃淳熙中沈大臨述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

書錄解題曰雜錄胡瑗翼之事及告詞誌哀祭文等其間有賢惠錄孝行錄蓋爲父訥所爲也孝行錄別見賢惠錄記婦人之賢者

孝行錄三卷

安定言行錄

下

辛 月 河 精 舍 叢 鈔

書錄解題曰京兆胡訥撰始得此書不知訥何人也所記多國初人已而知其爲安定先生翼之之父仕爲雷海節度推官

民表錄三卷

讀書志曰右皇朝胡訥撰錄國朝循吏李淑以爲雖淺俗亦可備廣記云訥瑗之父天聖中偕賢惠錄上之

雜文第六

薦胡瑗充學官奏

范仲淹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

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

乞畱胡瑗奏狀

趙抃

臣竊見國子監直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爲人師在太學誨導諸生循循不倦漸劇道藝有益風化去年御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筵任用如聞已得指揮今知瑗陳乞外任若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興學育才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畱瑗太學供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

安定言行錄

下

三

月河精舍叢鈔

用孫抃經筵之舉庶可上補聖主聰明下使善人知勸也與兩浙安撫陳舍人書

陳襄

殿中丞胡瑗門人高第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才尙大可用

嘉祐四年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百餘人卽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通鑑長編

祭安定先生文

王十朋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盛不及湖眷言此邦如泗

與洙弟子誦誦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太學
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模國朝
之治效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於泮松楸在吳
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官既有守恨
莫能俱參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也則亡

蘇州學記畧

朱長文

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及文正公以天
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高木
清流交蔭環醜乃割其巽隅以建學是時學者才逾二十
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爲小也於是召安定
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厥後登科者逾百數
多致顯近由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者倍蓰於當時矣元
祐五年立石

湖州新建州學記畧

張方平

宋寶元二年知湖州事滕宗諒表請於朝建學於州明年
勅書至錫名州學學成重門廣殿講堂書閣皆相次東西
序分十八齋入門而右爲學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舍之
館凡爲屋百二十楹延安定胡先生主學四方之士雲集
受業復立小學於東南隅童子離經肄業者聚焉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畧

劉一止

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徠石守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禮樂之說爲足以誠身而格物其間學之成爲時顯用翊贊治道見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概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禮儀物黜於其右無考而益其未見者圖之講堂遵故事也於是人人得窺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

湖州安定書院燕居堂碑記畧

元李杰魯紳

宋天章閣待制安定先生胡文昭公瑗以蘇湖教授師太

安定言行錄下

三

月河精舍叢鈔

學其志務在洗滌賈藝干利之習復先王之舊其教卓然有造士風天下宗之英才育焉與泰山孫明復徠石守道皆有師道學者稱曰三先生程明道兄弟之所傳雖自濂溪來伊川游太學聞三先生之教遂厭科舉知其傳之正也先生家泰州望安定教湖學久卒葬烏程今郡縣書院猶古黨術之庠序也學者報本必祀先聖先師聖尊而師親師必鄉賢於泰於湖皆築書院泰先生父母之鄉湖其桐鄉歟

泰州重建安定書院記畧

元陸文圭

宋景祐寶元間安定先生之徒最盛蘇湖兩學教法最備

太學取以爲式因著爲令然先生累舉不中第因定雅樂
兩被召而已以樂知先生者淺矣謂通水利邊防歷法者
猶淺雖聖人之體用廣大精微不止如門人劉彝之所言
要之濂洛以前亦未有一人識見如先生者先生爲范希
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爲人則其
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日
不足以得士信然先生生於海陵歿於杭葬於烏程之何
山故湖有祠泰亦有祠泰祠舊在郡泮之西宋景定癸亥
提舉吳蒙更建書樓齋亭內外完好海陵被邊日尋干戈
遄定之餘吏以柱後惠文爲急先生之道晦而弗彰旣一

安定言行錄下

五月河精舍叢鈔

星終鞠爲茂草天歷庚午泰興陳敬叔由汴省貢士來長
書院顧瞻棟宇有惕於懷首捐圭租續以己帑不資旁助
力盡經營自堂及霽新構六楹長廊繼脩遺象改飾祭器
什物皆復前規始庚午九月迄辛未三月梓人告備州尹
李某判官趙某實贊其成攝直學以董工者公七世孫敬
子也公裔尙數人賢者一人主祠於是敬叔來徵文以志
歲月余記開封胄監昔有先生祠紹聖中林自一妄男子
爲博士聞諸朝撒去自乃主紹述者先生非元祐人何惡
焉吁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祠之興廢於先生之道何加損
益焉至順壬申清明日暨陽陸文圭謹記

了齋陳瑩中爲太學博士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紹

聖初林自爲博士徹去

清波雜志

紹熙元年湖州始以安定自爲祠塑像於倫堂右偏

談鑰吳興

志

湖州重建胡安定祠堂記畧

明周述

湖舊有先生書院在郡之城北前守蔡節淳祐五年所建至元二十年知郡事許師可又新而大之國初翼然猶存久乃傾圯郡縣以非政教所急莫有能復之者宣德初今都御史熊公槩嘗以大理卿往撫兩浙所至求先賢之遺脩復之以先生書院在湖廢且久乃慨然曰政孰有先於

安定言行錄下

五月河精舍叢鈔

此者乎遂下郡縣鳩工度材卽其故址爲祠像先生其中
以事之閔偉鉅麗有加於舊歲之春秋郡縣長佐借學官
弟子以薦奠其中湖人瞻望咨嗟然後知先生之爲世重
如此嗚呼先生之教於湖其學足以淑諸人名足以垂於
後祠雖不繫於有亡然人嚮仰之使得至其祠覩其像而
拜焉安知不有緣此而興者乎是則祠固不可以無也旣
成則以書幣并其舊刻遺述俾記之宣德六年立石

寄贈胡先生

王安石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事焉耳翼之先生
與子並世非若孔孟之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

於書不待見而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

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畱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螿乘春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躑躅今騫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頽披旒發纒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桷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仰載堂陛方崔嵬

上胡先生

徐積

昨夜重思太古音確然獨抱一張琴因何不聽吾夫子枉

被雕蟲累到今

△安定言行錄下

美

月河精舍叢鈔

酬胡侍講先生見寄

司馬光

后王命天官考績弊羣吏屬曹省闕專職米鹽事賤生偶承乏竊祿聊自庇才力困不逮慘慘日憂惴賴依僚友賢剽裂沛餘地自知雖寄名不足繫軒輊先生喜誘掖貽詩極褒賁誰云歲杪寒面熱汗沾漬非不悅子道駕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終爲重言累

寄沈虞卿寒食上安定家

王十朋

先生宋儒宗風義起人聳何山如孔林世俗豈知重廣文
領諸生寒食親上冢我獨不得行爲義慙無勇

仲冬釋奠于學同諸公登稽古閣觀弁山望太湖壁上題
名誦范文正公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之句
王十朋

吳興學校規模壯安得先生道德崇茗雲溪同洙泗水汀
洲蘋有藻芹風山知尊道猶端弁湖欲依光故近宮壁上
題名觀尙友諸儒事業聖賢中

胡先生祠

王十朋

安定先生賢矣哉一時高弟俱賢才善詞達者播廊廟資
賤亦足光蓬萊會稽吳君更超絕至今士子猶能說講堂
鳴鼓規使君可使清風聳朝烈越中士人言府學先生鳴
鼓行學規太守欣然受其罰求田問舍遺子孫錢愚地僻
何紛紛不惜池塘種芹藥一段奇事前無聞君不見唐室
蓬山稱賀老乞得鑑湖歸去好卻將儒服變流沙更遣門
闌亦歸道又不見名士高陽公才名上下王謝中乃心欲
出三界外山陰宅化瞿雲宮先生識見高流俗不作二公
緣禍福寄語多才鄭廣文乞與毫端記高躅

苔湖守薛

能寺正書

張軾

某前年過霽上時常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荆棘幾不通路
又牆垣頽圯爲何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教官
掌管合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

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畱意矣謾及之

安定言行錄 下

三八月 河精舍叢鈔



安定言行錄跋後

錢唐關注教授湖州著有安定言行錄見咸淳臨安志及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其書久佚不傳惟汪藻撰序載浮溪集中猶可考見其端倪也朱子名臣言行錄舉安定遺事數則其他或散見於宋人著述中上虞許正綬爲郡教授監脩安定書院旣成復慨然於遺書散佚採摭舊聞哀爲言行錄屬僕廣爲搜輯分傳誌規範議樂弟子著述雜文爲六門將授梓而有庚申之亂許教授旋歸道山郡城被兵書籍零落所輯安定錄僅存弟子一門許教授家僅存初藁不全思重輯而未果也辛未壬申間預脩郡志閱書萬卷凡有安定遺事重加採輯體例如舊所定而增益之以汪序冠其首是書之作期不負許教授生前竭蹶成書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慰夫同治十一年歲次壬申十二月歸安後學丁寶書謹識

風水祛惑

歸安丁芮樸著

葬說

禮記檀弓夏后氏塋周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曾子問下殤土周葬于園鄭氏注火孰曰塋燒土冶以周於棺也土周塋周也古史考曰禹作土塋以周棺經典釋文何云冶土爲甗四周於棺正義曰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塋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爲椁替塋周是則漢魏以來之塋椁卽夏后氏塋周之遺制也水經沔水注聿水又東逕七女冢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得一磚刻云項氏伯

風水祛惑

一月河精舍叢鈔

無子七女造塋此磚非漢卽魏所作其椁字從土作塋又

案晉塋文有卜氏塋太元廿一年

求古精舍金石圖

永嘉七年八

月十五日高

古巖齋漢晉塋文考畧

此高字皆與椁同卽塋塋也古

人家塋各自爲之如晉書孝友傳吳達吳興人家極貧容

書則傭賃夜燒塋壁暮年成七墓宋書孝義傳王彭舒胎

直瀆人家貧力弱無以營葬鄉里各出夫力助作塋故可

自刻名氏紀年月日也若塋文曰萬年不敗萬歲不敗單

曰萬歲萬年者與慶賀頌禱吉祥之語文字雖同而意義

有異後漢書注壽藏謂冢墓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則

稱萬歲萬年者亦取其久遠之意不敗者用周易需象敬

慎不敗之言儀禮筮宅命曰無有後艱鄭氏注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卜日命曰無有近悔疏曰云咎悔者亦謂冢墓有所崩壞也則稱不敗者亦猶是也孟子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蓋慈親孝子之所慎以生人之心爲葬者慮也非謂生者也觀斯磚文古義猶存因念其時相墓之書未行所題不敗合於宣尼卜宅安措之旨無後來陰應生人之誕也

二十四向

撼龍經兩云地羅祇有坎山午丁之語不言二十四向明萬厓中徐之鑄羅經頂門針以當時羅經之制主二十四

風水祛惑

二月河精舍叢鈔

向而其始莫考禮記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衛湜集說方慤云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朱子山陵議狀云大全集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是故聖王制常經示軌法顯著明文凡葬必坐北

向南有一定之禮東西四維尚無所用而何有於二十四
向哉應邵風俗通曰

文選詠
懷詩注

葬之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

則漢世葬制承三代之禮坐北向南未嘗變易史記鄭世
家正義引酈元注水經云子產墓東北向鄭城言不忘本
也

見漢水注案此是晉
書杜預傳遺令之語

唐書高密公主薨遺命吾葬必令

墓東向以望獻陵冀不忘孝也二者皆變禮初無吉凶之
義夢溪筆談曰地理之書

此史部之地理非
術數類之書也

古人有飛鳥

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
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旣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
案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舍叢鈔

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准望牙
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
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
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
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
無差矣據此則羅經殆依倣二十四至爲之歟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續漢志乃更六宗祠於戌亥之地祭

祀志安帝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又郎顛

傳注

引詩祀
歷樞

曰神在天門言神在戌亥東方朔十洲記元

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言戌亥而不言乾長洲在南海

辰巳之地言辰巳而不言巽生洲在東海丑寅之間言丑寅而不言艮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言申未而不言坤則知以乾坤艮巽稱四維兩漢時所未有祭祀志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

光武紀注引續漢書五帝位同

南齊書禮志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元后承輪蝦蟇吐寫庚辛之域晉書藝術韓友傳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是以干命方位也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注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載移黃帝壇於子城內坤地水經穀水注合成一水自乾注巽

風水祛惑

四月河精舍叢鈔

汝水注有青坡廟漢靈帝建甯三年樹碑稱青坡在縣坤地是以卦名命四維始見於此此卽宋人飛鳥圖所自出也

選擇家每日有二十四時亦用此二十四字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今時憲書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卯酉子午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考晉書律祿志中載徐岳議黃初二年六月加時未日蝕黃初以爲加辛強又二年七月

日加壬月景蝕

丙作景
避唐諱

是以千命時也又云三年正月加

時申北日蝕十一月加時西南維日蝕言申北言西南維

而不言坤則三國未有以乾坤艮巽卦名命時矣隋書律

秣志下推日食所在辰術以艮巽坤乾爲次舊唐書呂才

傳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始知隋唐之世乃有此稱也

案淮南子天文訓曰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

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

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

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

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

風水祛惑

五月河精舍叢鈔

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

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

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

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

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

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

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

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

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

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

於午言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號通之維是僅用
于支而不聞以卦名配入舊唐書音樂志 昭宗時張濟
謂宮懸之制陳罇鐘二十架當十二辰之位甲丙庚壬各
設編鐘一架乙丁辛癸各設編鐘一架合爲二十架樹建
鼓於四隅當乾坤艮巽之位以象二十四氣則唐季始有
此二十四字以稱方位然伊川程正公下穴昭穆圖分二
十四位用八卦坎離而不用子午黃帝宅經分二十四路
乾位曰天門巽位曰地戶坤位曰人門艮位曰鬼門宅經
爲唐宋人所作可知此時並不全用二十四字如今羅經
所爲也近世術士尋流逐末惟知將此二十四字徑謂風

風水祛惑

六月河精舍叢鈔

水而設矜爲獨得之祕衍成歌訣故作隱語而不問其所
從來予故詳溯原委以著羅經依倣之由非謂其有當於
葬法而具錄之也

隋書王劭傳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
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而
上奏曰其大玉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蕭吉傳
艮地鬼門西南人門吉著有宅經亦見新舊唐志爲此書
所本也案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
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
下後漢書郎顛傳詩祀麻樞曰神在天門言神在戌亥宋
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馬總意
林引論衡曰天門在西北地戶在東南地最下者揚究二
州洪水之時二土最被水害吳越春秋西北立龍飛翼之
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論衡訂鬼篇引山
海經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
獨斷亦有此文作東北有鬼門又爲此天門地戶鬼門之
所本其所謂人門者未詳所出宅經用此別無深義亦不
過取其字面
以代方位耳

指南針

指南針亦曰子午針

見文山集贈魏山人詩

未詳所起毛詩公劉既

景迺岡相其陰陽毛云既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鄭云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疏云日景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又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云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土圭

風水祛惑

七月河精舍叢鈔

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又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春官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又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考工記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注極星謂北辰疏云前經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猶更以此二者以正南北言朝夕卽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故兼言東西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古之立國者南望北斗北戴樞星困學紀聞云樞星卽極星是三代時見於經典者惟

有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未聞有指南針觀毛君
鄭君之注則兩漢亦未有也考夢溪筆談雜誌方家以磁
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
指爪及盃唇上皆可爲之轉運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
懸爲最善其法取新纈中獨重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
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
北者皆有之本草衍義亦載有此說又云以針橫貫燈心
浮水上亦指南觀沈存中寇宗奭之言當時第知作指南
針之法而不言用於羅經則其所未見又可知矣乃今術
士輒曰羅經創自黃帝顯於周公其言於古籍無徵惟指

風水祛惑

八月河精舍叢鈔

南車或以爲作於周公

見宋書禮志宋史輿服志古今注等書

或又稱始自

黃帝

見宋史黃帝內傳古今注等書

已屬後人附會之詞史承其誤且針

與車自是兩器各各不同考晉書輿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爲先啟之乘其制法具在又詳見宋史輿服志其謂指南車始於黃帝者出黃帝內傳是書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俱不載後世僞託不足爲証考漢書地理志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初學記引譙周古史考黃帝作車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黃帝始作舟車案周易繫辭下黃帝堯舜氏

作劍木為舟以濟不通服二乘馬引重致遠故後人皆歸之耳班氏以後之說皆取諸此然第曰作舟車非指南也其謂周公所作者意林引物理論指南車見周官而周官無指南車之文魏博士馬鈞第曰古有之見三國志杜夔傳注引傅元序及事類賦注引魏書馬鈞傳晉代又有指南舟見宋書禮志初學記器物部引晉宮闈記有指南皆不言其所創始而術士謂指南針始自黃帝周公則更庸妄不足究詰矣

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宋儒之說也自有明中葉士子專習周易本義而本義首載九圖胡東樵易圖明辨言之詳矣錢竹汀養

風水祛惑

九月河精舍叢鈔

新錄云八卦方位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北方艮東北見於說卦傳坤兌次於離後乾前則坤西南兌西方可知也伏羲始作八卦以木德王傳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然則說卦傳所言方位出於伏羲所定萬世無可變易之理而後儒私造先天一圖託於伏羲欲駕文王孔子而上之偵到甚矣樸案論衡難歲篇立春艮王震相異胎南沒坤死兌凶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據此即說卦傳之方位而云伏羲文王象以治世則義文八卦同此序位漢人已言之矣宋

以後儒魁有知者況於術數家乎今之羅經先天八卦一層必明人習見易圖所爲無疑矣而近時言風水者汲汲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果何爲也哉

郭璞葬經

趙宋以來言風水之術皆以郭璞葬經爲鼻祖術家不學固無足怪而儒學無論信之者闕之者莫不援爲口實余以爲郭璞非風水之術也葬經非郭璞之書也蓋其僞有顯然著者晉書郭璞傳具載其著述而不言有葬經其僞一葛洪神仙傳亦具載郭璞著述並無葬經其僞二隋書經籍志不著錄其僞三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俱

風水祛惑

十月河精舍叢鈔

不著錄其僞四六朝以後相墓書盛行者則有青烏子相冢書又有五姓相墓不聞郭璞葬經之學其僞五臧龍經疑龍經謝文節公以爲楊救貧所著書中絕不言及郭璞亦不引及葬經則爲楊所未見其僞六迨至宋書藝文志始載有郭璞葬書一卷容齋隨筆云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讀書後志云世傳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多璞書也則宋時風水書無不託名於郭公然自晉以來七百年中無人稱道之書忽出於趙宋人之口何祕於前而泄於後耶夫古書曰亡而曰少郭璞風水書獨愈遠而愈多其爲宋人誤讀璞傳因而傳會假題璞名概

可見矣其偽七晉書本傳所載卜葬母地去水百步許人

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

田世說新語並載其詩曰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則璞有二兄耐葬即此一事正與葬經界

水則止得水為上之法相反足見其為占事知來之術非

若葬經相其山岡風水之言且本傳明云璞好經術博學

高才受業郭公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

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則青囊中亦何嘗是風水書耶本傳又云璞撰前後筮驗

六十餘事名為洞林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云郭氏洞林騰蛇白虎元武六神及太歲諸煞神時日枉相等推靈驗無比又云大抵只用卦爻不假文字然雜以說相葬法行

風水祛惑

符獸勝之術往往流於技藝而易道日以支離卑下矣則卜葬之法亦在洞林書中

別無葬經其偽八郭璞卜筮之術與地師風水之術判然

兩途郭璞雖能前知而有一定之數不可移地師則謂吉

凶可趨避故葬經奪神功改天命之說斷斷非郭璞所為

其偽九余故曰郭璞非風水之術也葬經非郭璞之書也

大抵流俗溺於所聞人自不察耳試以余言反復思之其

亦可以恍然悟矣

葬書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等句乃獵取管輅之言見三國魏志方

伎傳水經穀水注引管輅別傳不知管輅隨軍西征行過母邱墓而有是

言此其知來之術未嘗指山岡形勢而言非相墓之學也

案曲禮曰行前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氏注以此四獸爲軍乘象天也疏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何允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能敵此四物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是則管輅卽據軍行所見而言此正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者也與風水何涉乎作葬書者不知軍陳象天之義以爲凡墓皆可稱之遂粉飾其詞術家沿誤至今甚屬無謂

魏志方技

傳注引管輅別傳弟辰曰魏晉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長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又曰輅分善下卦用思精妙方技傳評曰管輅之術筮誠元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然則管輅並非風水之術而宋史藝文志補有管氏指蒙胡仲子翰謂指蒙非輅所作亦是僞書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舍叢鈔

青囊經

世所傳蔣大鴻地理辨正天元五歌等書廿有餘種最爲今時地師所尙茲不暇具論第以辨正一編言之皆僞書也凡相墓書之名青囊者始於宋人唐以前無有也此附會郭璞傳語爲之不知璞傳所云青囊中書明言是五行天文卜筮之術並非相墓之書

晉書顏含傳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

也此則青囊是藥囊矣古今注青囊所以盛印此則青囊是印囊矣檢勘其詞皆撝拾宋儒

之說如周子太極蔡西山圖書及宋代始出之葬書零星補湊綴緝成篇所謂後人皮傳無所容竄者也而題曰黃石公授赤松子將誰欺乎其謬妄無容置辨毛西河答張

鶴門論九官書嘗斥其非竊怪大鴻與西河交豈不聞其緒論歟

楊曾書

風水之術大抵不出形勢方位兩家言形勢者今謂之巒體言方位者今謂之理氣唐宋時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門戶不相通用今考楊筠松書未免有疑竇臧龍經專言形勢分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左輔右弼九星疑龍經亦然其所謂九星者特取譬之假象耳漢書翼奉傳有貪狼廉貞之文而非星名王逸注楚詞有九魁謂北斗九星之語而不詳其名惟道書所有北斗九星之名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舍叢鈔

與此俱同蓋龍經所本也

九星一天蓬二天芮三天衝四天輔五天禽六天心七天柱八

天任九天英見素問刺法論本病論及太始天元冊文王冰注又見抱朴子內篇登涉引遁甲中經舊唐書禮儀志四引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而青囊輿語有巨門破軍武曲貪狼天

玉經有貪巨武輔都天寶照經有輔星貪狼皆屬方位謂

之挨星又謂之元空

地理錄要已覺挨星之謬而不知龍經九星自出道書又不知挨星非楊

所作青囊序都天寶照經所稱羅經皆主方位而臧龍經云

不比尋常格地羅曰不比曰尋常蓋輕賤之詞高其倬曰

楊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說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見青

囊輿語言五行凡二見天玉經言五行凡十一見而臧龍

經云龍家不要論五行此皆顯然舛異者也青囊序云晉

世景純傳此術青囊奧語云又見郭璞再出現不知郭璞
葬書晚出非楊所及見又云顛顛倒二十四山有珠寶順

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陳致虛之語乃丹家脩鍊之

術也參同契注云子南午北者顛倒五行也五行順行法
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七寶所以水火互為綱紀方

能既又云太極分明必有圖此亦宋以後人之說都天寶

濟也又云太極分明必有圖此亦宋以後人之說都天寶

照經科名榜眼及神童榜眼之名始於宋見宋史陳若拙
傳及王元之小

畜定制於明見明史又云若有聲為數錢水此宋陳湜之

語泊宅編陳湜傳法於風僧哥時時語人災祥十得七八
湜未嘗識鄭氏故廬忽謂鄭同曰君宅前水舊是數錢
聲今變為呵鳴聲矣鄭素高貲至是
散盡而長子溲宣和辛丑上舍登第均係宋元明之故事

楊筠松何緣得以預見又曰楊公妙應不多言再則曰楊

風水法惑

酉月河精舍叢鈔

公妙訣無多說一則曰筠松寶照真祕訣再則曰記取筠

松真妙訣自稱楊公自稱筠松亦與龍經之稱龍家不類

據龍經稱龍家凡
八見疑龍經一見非一人手筆也其依託之迹即於書內

灼然可驗且楊筠松地學宗派自宋迄明為人所道者皆

是巒體則理氣非楊學略舉數條左證其偽文文山集云

黃景文煥甫乃祖贛風水名術也大概煥甫之術以為崇

岡複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

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其曰祖贛風水者

祖楊曾之法也此則明言傳其法術是巒體矣義烏王禕
青巖叢錄云後世言地理之術者分為二宗一曰宗廟之

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

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純取五星八卦以定生

尅之理其學浙間傳之而今用之者甚鮮宗廟之法理氣派也卽青囊序

所聞者案陸游入蜀記云說者以爲鍾阜良山得庚水爲宗廟水近人作直解者云宗廟二字是五行之名號陋矣

一曰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

逸輩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

定位向專注龍穴沙水之相配其宅切忌在所不論其學

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此則明言楊曾授受是轡

體矣宋書后妃傳泰始四年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甯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此相

墓言形勢者之始隋書經籍志云梁有五音相墓書五音圖墓書五姓圖山龍此相墓言方位者之始至宋南渡後

風水祛惑

五月河精舍叢鈔

亦尙行朱子山陵議狀云臺史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

朝野雜記云所謂國音者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家宅向背各有所宜王禕所錄

不過據當時所行言之其宗派源流章章可考楊術之爲

轡體非理氣甚爲明確又直齋書錄解題載有龍髓經一

卷疑龍經一卷辨龍經一卷云皆無名字多吳炎錄以見

遺江西有風水之學往往人能道之疑龍經有云龍髓經中究至理則龍髓經

亦其所撰卽謝疊山所謂楊君南川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

熟者也則龍經爲楊筠松之書尙是宋人相傳之本而青

囊奧語青囊序天玉經都天寶照經諸理氣書考宋史藝

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兩家書目皆不著錄其爲僞撰無

疑高其倬曰世傳楊公諸書皆後人僞託惟撼龍疑龍二

經是真書乃是先得我心之言

蔣大鴻書

風水元運之法說者謂其出自明初甯波幕講僧唐時本無此派蔣大鴻侈談風水以元運爲易學其言曰上古野葬易以棺椁孔子取諸大過明示澤風之象以教後人風水擇地之旨如此解易雖京房焦延壽諸家不能窺破況近代楊賴輩乎由斯觀之不但聖人之易毫無所見卽術數家支派似茫乎未聞今楊賴相墓之術何關解易推尋其意當指辨正所編之僞書而言然元運之法不過陰據皇極經世而推演之並非易經本義朱子語錄謂易是卜

風水祛惑

六月河精舍叢鈔

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綁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不相干又謂康節之數皆一定而不可易然聖賢不會主此說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蔡九峯洪範皇極內篇曰以數爲象則畸零而無用太元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是也趙緣督革象新書以康節元會運世之數譏其不可準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不特七政無總會之事抑且散亂無倫是邵子之書早爲通人所議況輾轉稗販附會風水之術者乎實於易義邈無干涉言易而竄入風水非惟聖人作易慮不及此卽邵子亦豈料其

未流至此耶考焦延壽京房之學其源實不出於經師延壽自云嘗從孟喜問易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諸易家說大誼略同唯京

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

書儒林傳

延壽撰有易林占候一派實自焦氏始京房撰有易

傳雖以易傳爲名而絕不銓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後來錢卜之法實出於京氏裴駟注史記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然則京焦之學亦非解易之書又非風水之術所可比擬豈得同年而語哉至云孔子教後人風水擇地可謂侮聖人之言今閱其書自

風水祛惑

七月河精舍叢鈔

稱真仙傳授詭譎之談殆類道家授法不出術家習氣然其飾以易文故儒者亦信從焉昔人謂天下之小術無不借易以爲說蓋萬物不離乎數而數不離乎奇偶隨意牽合無所不通故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爲精深所以眩惑斯人而取售於世小術之中風水出於晚近之世尤爲卑下不足道也

蔣雯階字馭閱後更名平階字大鴻嘉善縣學生

風水稱謂

唐宋已後地師稱爲堪輿家考周禮占夢疏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又引鄭志堪輿黃帝問天

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史記曰
者傳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否堪輿家言不可後
漢書循吏王景傳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
相之屬集爲大衍元基魏書殷紹傳上四序堪輿表曰歷
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
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逢殃咎論衡譏曰篇
堪輿歷諸神用事之日也太平御覽引風俗通堪輿書云
上朔會客必鬪爭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列於五行隋書
經籍志則作堪餘皆曰辰之書也又周禮保章氏鄭注大
界則曰九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

風水祛惑

六月河精舍叢鈔

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
之分也然十二次分野之書漢隋各志列於天文並與風
水無涉此其稱堪輿者誤矣又稱之曰陰陽家考漢志諸
子類有陰陽一家其書不傳兵書類有陰陽一種而皆非
風水之書左傳昭九年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如合之說
又十八年疏云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北齊書方伎
宋景業傳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隋書蕭
吉傳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禍慶又云至尊
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陰陽書不得臨喪舊
唐書張公謹傳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子在辰不可哭泣

又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哀安
避辰日遂哭之德宗紀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
陰陽人法術求雨禮儀志一景龍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乙
丑冬至祀圓邱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
日甲子以爲吉會又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
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彭
祖憑候緯之說據陰陽之書事涉不經乃寢李義府傳陰
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俱與風水無涉此其稱陰
陽者誤矣又稱之曰形家漢志宮宅地形雖列於形法其
名稍近然形法所列兼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則相宅尙

風水祛惑

元月河精舍叢鈔

非專名水經泚水注形家言其勢王指都邑而言其非相
墓之謂也此其稱形家者又誤矣案後漢書酷吏董宣傳
公孫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爲當有死者潛夫論卜列篇
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論衡四諱譏曰辯崇難歲
諸篇屢稱工技晉書皇甫謐傳篤終論無問師工無拘俗
言南齊書劉昭皇后傳歸葬宣帝墓側門生王清與墓工
始下錡南史柳世隆傳墓工圖墓則東漢之相宅六朝之
相墓俱稱之曰工猶之乎相人者稱相工見後漢書章帝紀
事者稱占工見魏書慕容廡傳之類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魏
舒傳相宅者藝術韓友傳能圖宅相家南齊書荀伯玉傳

善相墓者南史宋武帝紀時有孔恭者妙善占墓齊高帝紀宋明帝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昭明太子傳有道士善圖墓杜蔚傳梁元帝敕圖墓者惡爲之虞玩之

傳唐禹之父相傳圖墓爲業

又見南齊書沈文季傳

陳書吳明徹傳

時有伊氏者善占墓北齊書陸法和傳爲人置宅圖墓隋志所載有相宅相墓圖墓之書然則當時只有此稱後世稱爲堪輿陰陽形家者竊取他術之名以示尊重歟世又稱相墓爲地理案漢書班固因禹貢周官職方氏作地理志齊陸澄合山海經已來六十家謂之地理書又撰地理書抄梁任昉劉黃門俱有地理書鈔並見隋志所謂地理者載天下方域山川風俗物產也非如術家沾沾於一邱一壑某水某山其稱地理不過張大其術耳至風水二字始見於宋儒之書司馬溫公葬論孝經云卜其宅兆非相其山岡風水也張子全書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伊川程子葬法決疑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外此未之前聞葬書有云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故謂之風水其書出於宋世故也

風水異尚

余觀隋唐宋志所載相宅相墓之書梁有隋亡隋有唐亡唐有宋亡旋生旋滅有若浮漚旋滅旋生又幾如埽葉六

風水祛惑

辛月河精舍叢鈔

朝以降習俗異尚無有一定以此見其術之不足重輕也

惟宋志中偽郭璞葬書猶存

隋書蕭吉傳引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此五姓之說

非今葬書所有也新舊唐志有葬經八卷又十卷皆不著名氏蕭吉葬經二卷新志由吾公裕葬經三卷今葬書偽題郭璞名詳前說書雖偽託而言有不可廢者如土厚水深之言

本左氏傳乘生氣生字本大戴禮記凡地形高者爲生下

者爲死之文

又見淮南子及王肅家語

雖其出處不爲葬地而言援用

頗有義理不失孝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葬爲死者慮非爲

生者也呂氏春秋云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蟲獸之患

水泉之濕此則善矣戰國楚策安陵君曰大王萬歲千秋

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蠖蟻此雖幸臣固寵之詞然彼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舍叢鈔

亦知蟲水爲地中患之故漢書成帝紀詔以昌陵卑下客

土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史記淮陰侯傳韓信葬母行營高

敞地

漢書韓信傳敞作燥

後漢書馮衍傳地勢高敞遂定塋焉古人之擇地如是而已伊川程子深明此意其記葬事曰求安

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

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汙有土則有蟲

蟲之侵骨甚可畏也草廬吳文正孝經章句曰中州土厚

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

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於壑同孝子之心忍

乎此言得安措之實義竊願與凡爲人子者共勉之毋徒

乎此言得安措之實義竊願與凡爲人子者共勉之毋徒

執虛誣僞書自誇祕訣也

新舊唐書方技傳有黃州僧洪者善葬法洪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疥補它肉無益也此說本無可取因思今人酷信風水培土築墳乃與葬法有大謬不然者而術中早已論及矣故援其說亦足以破之漢書所謂妄爲巧詐積土增高者也

附錄

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禮記曰南向北向西方爲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隩尊長之處曰不西益者恐動之耳審西益有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合叢鈔

害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

太平御覽五百六

徐邈別傳曰邈字仙民舉世詒承傳爲定範舊疑歲神在卯此宅之左卽彼宅之右地何得拘忌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背朔非爲定體

同上

呂才傳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

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
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遠近之期量事
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
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
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
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
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尙赤大事用旦殷尙白大事用日
中夏尙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尙
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舍叢鈔

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朔不壞其室卽日中
而朔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朔恐
久勞諸侯大夫未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
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
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
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
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孫蕃衍葬可招也夫曰櫬一
曰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臧孫有後於魯不聞
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吉凶不

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仕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師所欺忘辨踊荼毒以期微幸於是相營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歎禮俗不可
以法七也

唐書一百七

風水祛惑

雷月河情含叢鈔

司馬溫公葬論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從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之著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時月日之支于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變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

愚繫於人固無闕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信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女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時日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

風水祿賦

五月河精舍叢鈔

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曠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諭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程正公葬說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

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爲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唯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

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窩

五患既慎則又

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旣葬則以松脂塗棺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風水祛惑

美月河精舍叢鈔

吳澄贈朱順甫序葬師之說盛於南方郭氏葬書者其術之祖也蓋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地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能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骸骨俾常溫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凋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於覲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之人而要重賂焉者也其言豈足信哉北方之地平曠廣衍原隰多而山林川澤遠其葬又與南方之術

異惟通達者能推而用之適彼此之宜而不執滯近見北方士大夫仕南方惑於南師之說歸用其說以葬其親往往可笑曾不如其上世不通於術而用古禮以葬者之爲得也司馬公及程子之所謂尋師以方位時日論吉凶則不過陰陽家尅擇之一技於其地理無與也

吳文正公集

張居正葬地論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嚮桴鼓之符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譬之人寐則陽神出遊觸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第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

風水祛惑

毛月河精舍叢鈔

魂爲變精魂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入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魂而不在魄靈旣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子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魂強旺智能思力能行然欲

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死後枯骸乃能
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
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斯天道也
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日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
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
災祥禍福之柄旣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
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可必
也而况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乎壑後乃歸而掩
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貧有富有

風水祛惑

天月河精舍叢鈔

壽有天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旃裘之國親死則棄
之于野經月不視俟虎狼野獸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
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
貧有富又孰主之乎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
之邱隴也彼其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
爲之乎黃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
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欒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葬雪深及
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禮如此然
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年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窶窮約或掩骼荒邱
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
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
時日今之言相地卜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
論也且青烏之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
宜得吉壤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
來有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
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右之
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者彼其祖
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何工于爲人謀而

風水祛惑

元月河精舍叢鈔

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求則人亦惟遇之而
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
替者禍福之應然乎否耶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
不葬父孫不葬祖者纍纍淺土或被盜發或因山輿訟竭
貲求勝至于滅門逮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尙屬杳茫見
前之禍輒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
實必茂剛鹵之區根莖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脈乎
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木朽
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使枯骨復
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妥或閱千百年

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蟲蟻囓食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大惑也夫人死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鳥鳶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據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據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

風水祛惑

三月河精舍叢鈔

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視之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地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臆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甯能

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平衍窈奧茲焉允臧毋居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掘地爲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一瞑而萬世不視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強爲善而已矣

陸世儀曰江君遜問風水之說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迴合會聚處自有真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

風水祛惑

至月河精舍叢鈔

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次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地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豆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水思辨錄

先大父敦甫公簡以持身不事科舉嗜學於書無所不覽布衣蔬食終其身所著書被兵燹多散失

無存風水祛惑乃先大父手藁偶寄存他處得全每念流俗無知惑於術士風水之說託言求吉地不得有積年停喪不葬者有惑於他說已葬而復遷去者有先世祖墓損壞力能修葺而未舉者豈知家道盛衰自是循環之理人命脩短有定而盡諉之風水可乎惡習相沿牢不可破讀是書者發矇振聵其亦可以恍然悟矣孫男寶書敬識

風水祛惑

終



